



光芒四射

王涂鸦中篇小说集
王涂鸦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涂鸦，本名白景森，陕西省绥德县人，1962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现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杂文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已出版杂文集《满地找牙》《痒痒肉》，长篇小说《成长起来这样缓慢》，长篇纪实文学《大地赤子》等。

光|芒|四|射

GUANGMANGSISHE

GUANGMANGSISHE

王涂鸦中篇小说集

王涂鸦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芒四射:王涂鸦中篇小说集 / 王涂鸦著. —银川:宁夏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44-0523-9

I. ①光…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6589 号

光芒四射 王涂鸦中篇小说集

王涂鸦 著

责任编辑 杨弘志 田 燕
封面设计 闻 静 刘昌海
封面题字 马 河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141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500 册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0523-9/I·4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光芒四射

075 来不及无聊

116 之间

166 彩色的牙齿

光芒四射

苏老三

如果你让后院的苏老三唠叨起我们战斗巷来，那你几天几夜都听不完；听不完不说，还让你觉得这老家伙纯粹就是流氓出身。他把我们战斗巷从来都称为“花柳巷”，还声若洪钟般地指着我们的鼻子：“你们这些小杂碎，知道个狗屁！”我们的确不知道，也不懂。比如，我们就不懂苏老三说的那些女人为什么非要去找男人，找到男人以后她们就像苏老三说得那样高兴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伙伙男人碰到一起，就可以为一个女人打得头破血流，怨恨结到死了还不肯解。因为狗屁也不知道也不懂，所以苏老三每次就唠叨得特别卖劲，侃侃而谈不说，还一副博学的样子。

据老院子里的人讲，苏老三打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精瘦的身材。两只眼睛不小，地道的花花眼，深深地向里面凹下去，煞是好

看。有人说，这是“串种”的结果，一定是他母亲和老俄子偷欢的产物。有资历的人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说，他们见过老俄子，就是苏老三这副德性。由于是“串种”，苏老三的模样就不是很差，年轻的时候，自然就是那种拈花惹草的货儿。熟悉他的人还说，他胖不了，就是因为他沾惹女人太多了。

对此，苏老三反以为荣，总是沾沾自喜的样子。倘别人说他说不圆的时候，有点犯难的时候，打结巴的时候，他还会大言不惭地帮别人续下去。每及此时，他总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还尤其喜欢把细节讲出来。有时候，讲得激动了，他的嘴角边儿上不仅起了白沫子，甚至还流下来一长串儿哈喇子来。有人就打趣说，苏老三呀，看把你馋成啥样子了。

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们对苏老三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一是他至少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好人；二是他的本性还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要离苏老三远一点儿，至少不能打得火热。巷子里的大人们，在苏老三的背后，也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再说，那时候我们也看了许多动画片，片子里早就告诉我们，像苏老三这样的人，大多都是阶级敌人。他们手里都有一些“糖衣炮弹”，什么水果糖啦，伊拉克蜜枣啦，芝麻饼干啦，等等。他们就是用这些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当然，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和红卫兵，我们是不可能轻易让他拉下水的。我们是生在红旗下的红小孩儿，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怎么会让苏老三轻易得手呢！因此，对于苏老三的防范，我们还是胸有成竹的。

苏老三有两个儿子，在当时那个时代，还算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模范呢。两个儿子无论从长相上还是从性格上来看，不仅大相径庭，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人说，这都是苏老三造的孽，虽然是他的种，但绝不是在一块地里耕耘的。对此，苏老三也不置可否。苏老三的女人是什么时候不在他身边的，是死

了还是抛弃了他，抑或是他抛弃了她，似乎也无人问津。大家关心的不是苏老三的女人，因为他的女人已经不少了，像他这样的男人怎么可以有女人呢？许多老婆姨，到现在见了他，也都像见了老流氓一样：要么躲着，要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两个儿子里，苏老三还是偏爱小的。小的叫毛羔，与老大差着十几岁。毛羔长得讨人喜欢，眼睛、鼻子和嘴，该大的大，该小的小，妥帖地安在那张脸上，怎么看都觉得舒服。到小伙子嘴唇上开始发青的时候，其英俊的模样儿就更加凸现了。大院里有闺女的人家，就格外地看紧了自己的闺女，生怕让这个老流氓的儿子玷污了。不过，渐渐地人们开始发现，毛羔内向的生性，并没有因为他嘴唇发青而有什么改变。也因此，戒备的心理便渐渐有些放松。毛羔也乖，并不与那些妙龄女孩子打闹，也就生不出什么是非来。上学的时候他上学，不上学的时候，还有人见他在水房里洗衬衫哩。

苏老三虽然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地道的“混混”，但依然有让人点头称道的地方。比如他的爱看书。在当时那个时代，苏老三的爱看书，被人们认为是知识渊博的表现。当然，人们是无所谓他看什么书的，只要是一本书，就一定会有知识，这也是没有错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苏老三看的书，虽没有什么大的知识，但也不是等闲之辈能够企及的。比如《聊斋志异》《红楼梦》，还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唐诗》等。总之，在他看的书里，大多都是竖着排字的，这在我们看来就非常高深；所以，把他看成知识渊博的人，也不为怪。怪的是，他喜欢在厕所里蹲着看书。有时候，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似乎一点也不感觉到累。发现这一秘密的功臣，应该是二赖子。那天，当二赖子把秘密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像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样兴奋和激动。于是，一个秘密的行动方案便被我们策划成功了。

那天中午，我们得知毛羔家已经吃完午饭以后，便由二赖子首先出击，潜伏在厕所里等待苏老三的来临。二赖子在厕所里佯装拉屎，蹲了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便见苏老三背着双手，一副要去享受天伦之乐的样子，一摇三晃地进了厕所。他先是把手里的书叼到嘴里，然后褪下裤子，再把书换到手里，蹲下，一阵急风暴雨，连带着几声呻吟之后，才缓慢地打开书来，翻到他已经折好的那一页上，细细地读了起来。后来据毛羔对我们讲，他爸爸曾经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与他爸爸同厕的人，在他爸爸一阵急风暴雨之后，不出一分钟，都会落荒而逃。为什么？因为难得有人能够忍受他爸爸急风暴雨般的“熏陶”。让他爸爸感到奇怪的是，那天的二赖子似乎闻所未闻，全然不把他爸爸的急风暴雨放在眼里，只是低着头，占着茅坑不拉屎。毛羔的爸爸苏老三就有些莫名其妙，多次停下来转头向二赖子看过去，但是二赖子依然如故：低着头，不拉屎。毛羔后来还告诉我们，他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一个人蹲在厕所里看书，如果有另外的人与他相伴，他就觉得不自在。这一点已经被二赖子证明了。苏老三见二赖子没有走的意思，便把书一合，叼在嘴里，屁股也没有擦，呼的一下提起裤子，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一直在外面等待二赖子信号的我们，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像鬼子进村一样摸到了厕所跟前，还没等我们有什么反应，便见到了苏老三怒气冲冲的身影。二赖子告诉我们，他有了一个新发现：苏老三拉屎不擦屁股！这个发现又成为二赖子盘踞我们之上的一个资本，同时也成为他奚落毛羔的有力武器。本来就比较内秀的毛羔，知道他爸爸的这一丑闻以后，就变得更寡言少语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在毛羔的面子上而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相反，欲望因为没有实现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又是一个中午，

又是在我们得知了毛羔家已经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像现在中国足球队队员们临上场以前一样，围成一圈，伸出自己的右手，凑成一堆，“啪”的一声拍到一起，然后各就各位。

一切照旧，暗号不变，各司其职。二赖子还是首当其冲，打入敌人的心脏。所有的计划都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了，苏老三还是在二赖子蹲到茅坑上不足半小时的工夫就如期而至。他的所有动作像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一样一成不变，他的肠胃还是那样棒，急风暴雨连带着呻吟，让人听起来都感到酣畅淋漓。此一时非彼一时，二赖子不等苏老三酣畅完毕，一声尖厉的哨声便划破了厕所那低矮的土墙，撞得我们耳朵里奇痒难忍。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手里的砖头土疙瘩便一起向茅坑砸去，坚硬的砖头土疙瘩与松软的沉积了很久的稀屎碰撞到一起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音，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唯一让我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不仅苏老三成为受害者，二赖子的屁股上甚至脸上，也被溅上了星星点点的稀屎。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我们方案中的漏洞，我们无法猜测到苏老三究竟要蹲到哪个茅坑上。不过，二赖子也算大度，他说，也值。

苏老三的恶习被我们彻底纠正过来，他再也没有到厕所里看过什么大部头的书了。他开始逛茶馆了。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茶馆里喝茶、抽烟、看书，一样也不耽误。那时候的茶馆里全是长条凳和长条桌，坐下来的人们，一排一排的，很整齐。不大的茶馆里，满满当当清一色的男人。男人都是中山装，都是蓝色。黑色他们不愿意穿，他们这个年龄最害怕黑色。剩下来就是灰色了，大干部都穿这种颜色，他们不是大干部，他们也就不愿意穿灰色。所以，茶馆里不仅是清一色的男人，还是清一色的蓝色调。当然，绝不会让人联想到《蓝色多瑙河》。不是海蓝色，也不是天蓝色，是那种藏蓝色，沾上灰尘就脏兮兮的藏蓝色。一屋子都是那种脏兮兮的藏蓝色。满屋子的烟，满

屋子的热气，满屋子的咳嗽。这样的环境里，苏老三就显得特别出众。不因别的，只因手里的那本书。像他这个年龄，识字的人不多，能够认得那样厚一本书里的字的人，就更是寥寥无几了。这种出众的优越感，使苏老三对茶馆情有独钟。午饭之后来到茶馆，一坐就是一下午。书倒是读不了几页，甚至成为一种点缀，但因此而带来的收获，却让苏老三满足得就像吃了一肚子的伊拉克蜜枣。他也不多言语，问起来什么，三言两语打发掉，又作高深状。所以，他在茶馆里混了一些日子，也没有交下什么朋友。

眼睛倒是老在老板娘的身上转来转去，老板娘也是对他特别关注，毕竟出众，毕竟手里有一本书。这样一来，就有人打探到他的底细：原来也不是什么好鸟！于是，苏老三的架子再也端不起来了。有人甚至开始嘲笑他手里的书，一定是黄色的书。大家开始爬在上面看，结果就看到了“奸”字。还有人解字，说你看这个“奸”字，一个“女”一个“干”，什么意思？就是和女人干好事么。苏老三真是不简单，在书里和女人干好事哩。老板娘听了，心里痒痒：这个干老头，色还大哩。

苏老三干脆不带书了，苏老三给大家发烟，苏老三成了他们的朋友。苏老三请客，请到家里去，喝酒。有人问，要不要请老板娘？要，打烊了一块儿去。苏老三让毛羔排队买肉，买壮羊肉。毛羔天不亮就去排队，排第三。但是肉铺子门一开，队伍乱了，毛羔的第三也没有了。毛羔买回来了6毛钱一斤的干羊肉。苏老三骂，囊。大家说好了好了，有肉已经很不错了，拿酒来。

头一次请客，苏老三拿的是四川出的“泸州特曲”，一般人买不到，更喝不上。茶馆里这些混混，没见过这阵势，喝得全吐了，吐得肝胆欲裂。好酒倒是好酒，喝得太多了。他们说。苏老三高兴，他喜欢那种气氛，那是他久违了的。他好像年轻

了，雄性勃勃。他对老板娘说，我厉害哩！说着，眼睛盯着老板娘肥胖的胸脯。再后来，没有了“泸州特曲”，毛羔就去打散酒。来的人多了，毛羔就提着5斤装的塑料桶；否则，拎两个旧瓶子，喊一声阿姨，阿姨就知道这张熟悉的小面孔要来干什么了。那时候的酒烈，都在60度上下，喝起来过瘾。苏老三高兴，也就每喝必醉。醉了的苏老三好玩，也大方，他的“糖衣炮弹”也多是在这个时候发射的。当然，有意志不坚强的孩子就要被他拉拢过去。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意志不坚强的孩子，都是年龄比我们小一些的。苏老三也不在乎，返老还童了一样，一会儿是伊拉克蜜枣，一会儿又是粘着一层白面子的柿子饼。他拿出一颗伊拉克蜜枣来，冲我们说，你们吃不吃？你们不吃老子吃了。说罢就丢进嘴里，然后就开始咳嗽，呛得眼泪和鼻涕一块儿淌了下来，身子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们看了就有些可怜他。再看毛羔，眼睛里已噙满了泪水，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夏天的时候，苏老三就光着膀子喝，干瘪的胸脯上，大块大块的红斑更加凸现，他全然不顾。懂行的老年人说，酒色伤人哩。也是懂行的老年人说，苏老三还他妈的活了六十多了。话语间，也似有对自己枉然青春的叹息。

毛羔还是打了酒回来，然后抓起一把花生米跑了。再回来，就看到苏老三横躺在院子里，光着膀子，大白裤衩也褪了一半，露出来一些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一院子的人围着，似看一件怪物。我们也围着他，二赖子还上去摸他的东西。毛羔就扑了上去，一把掀开了二赖子，然后骑到苏老三的身上，劈头盖脸打了起来。苏老三被打醒了，“啊啊”喘着粗气，快要死了似的。大人们上去拉开毛羔，哪有儿子打老子的，丢人现眼。毛羔就跑进屋，号啕大哭。有更懂事的大人，开始招呼自己的娃娃，滚回去！

苏老三很受刺激，好几日都没有上茶馆，更没有请人到家

里来吃酒。这时候，他的大儿子凯旋而归。后来人们知道，大儿子叫苏铁头，并不是什么凯旋而归，而是刚从劳改队里改造回来。

老女子妈是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在战斗巷里也算是领导，知道的便要比常人多一些。她唯一的女儿就叫老女子，有人来疯的毛病，虽然长得一般般，却发育得很早，胸脯圆嘟嘟的，很是惹男人馋。苏铁头回来以后，老女子妈就把老女子看得比以前紧了许多，好些日子里连我们都难得见到她。自然就有人要问个中原因，老女子妈对和她关系好的一个婆姨合盘倒了出来，说是怕老女子被苏铁头勾搭了，还对这个婆姨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就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但是，正像早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老女子妈说的情况被人们奔走相告，不仅战斗巷里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都波及茶馆里。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另外，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既然狗改不了吃屎，那就还是把自己的丫头看紧为好。

苏铁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层一层被我们掀开了他神秘的面纱。一旦看得清楚了，方才感到，他并不是那样可怕，或者面目全非。他不仅有他的长处，甚至有他的可爱之处。比如他有一身过人的武功，身上的肌肉仿佛都在“噼啪”作响。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抡起双拳向任何一堵墙上砸去。我们就在一面青砖墙上看到他留下的斑斑血迹。虽然让我们感到惊叹，但他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毛羔告诉我们，他哥哥说过，这样砸出血来以后，还要在盐水里再洗一把。只有这样，才能练出一双铁拳来。自打看到那面青砖墙上的血迹以后，苏铁头的形象便在我们的心中高大了起来，甚至有人把他与杨子荣相提并论。

我们以为，苏铁头回来之日，也就是毛羔翻身之时。不说

是从奴隶到将军吧，也至少会成为二赖子的左膀右臂。然而，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毛羔不仅没有张狂起来，反而比以前更乖顺了。据说，苏铁头对毛羔实行了专政。他说，爹就是爹，老子就是老子，从古到今都变不了，哪里有儿子打老子的道理。他还警告毛羔，以后如若再敢放肆，就卸了他的腿。

苏老三倒不以为然，很有一点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派头。只是在茶馆老板娘诉说衷肠的时候，才流露出了无限的伤悲。他说，原以为只有老大是个祸害，是个不争气的种，没想到毛羔也是个指望不上的东西。听听他的名字吧，毛——羔，毛毛虫的毛，羔羊的羔，一听就是一个乖乖娃。苏老三愤怒地说，白让老子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好名字了。

说归说，但苏铁头真的要毛羔实行专政的时候，苏老三又会挺身而出。他就冲着苏铁头亮出了自己干瘪的胸脯，打吧，有本事往你老子身上打。苏铁头当然不会往他老子身上打，苏铁头不是毛羔，苏铁头是坐过牢的人，他知道铁拳应该砸向谁的胸脯，砖头应该砸向谁的脑袋，菜刀应该向谁的身上砍去。那个时候，他脑袋上扣着一顶崭新的军帽，一条时髦的瘦腿裤把他结实的屁股裹得圆溜溜的，很是性感。脚上是一年四季都不会改变的板子鞋，黑布面子，白色的塑料边儿。他时常会弯下腰去，用一块湿布子擦那个白色的塑料边儿，擦得非常仔细。很多女孩子，都是从这一点上，判断出他是一个爱清洁的人。女孩子都是爱清洁的。

大概不足半年的时间，苏铁头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成为一个人物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会以他为荣。提到他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敬畏感。一旦要打架，说去找苏铁头，对方就会抱头鼠窜，屁滚尿流。因为和苏铁头住在一条巷子里，我们都感到特别自豪，虽然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人家还不认识

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苏铁头成为我们耀武扬威的盾牌。拿着这张盾牌，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打通了许多重要的关口。比如，东方红电影院里收门票的钟大哥，公园里打扫卫生的田阿姨，日后都成为我们的铁杆部队了。只要电影院里放电影，我们就会成为座上客，不管是什么电影，也不管已经看过了多少遍。比如“马尾巴的功能”那部电影，我们看了就足有十遍。还有温其久喊大哥的那种腔调，也成为我们之间的流行语。当然，钟大哥也不是吃素的，他不会让我们白看他的电影。

一天晚上，钟大哥就骑着自行车跑来找二赖子，我们看到，他右眼窝已经被封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二赖子问是谁干的，他说是南关二道巷里的人。我们一听就火了，我们知道，战斗巷和二道巷里的人是势不两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不是什么人告诉我们的，这是从苏铁头他们那里传过来的。既然与苏铁头他们势不两立，也就意味着与我们势不两立。我们已经把自己同苏铁头他们划到一个战壕里了。二赖子对钟大哥说，这事包在我们身上了。然后我们就去找毛羔，我们说我们要让苏铁头帮忙，去收拾一下我们共同的敌人。毛羔的回答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说，我不管。我们义愤填膺，我们七嘴八舌，你怎么能不管呢？你不是战斗巷的人吗？你怎么能没有一点儿阶级情战友情呢？然而，毛羔还是说，我不管。

这件事就这样陷入了僵局，我们有些一筹莫展。恰好那几天电影院里又开始上映一部阿尔巴尼亚的新片子，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里面有女人在海里游泳的镜头，穿着比基尼在银幕上晃了一下。当然，那时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叫比基尼的，我们只听说那个女人穿得很少，屁股和奶子都快要露出来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如愿以偿，不能够钻在电影院里看上十遍八遍女人的屁股和奶子。钟大哥倒是来邀请过我们，只是我们不好意思，就像二赖子说的，事不办成就不进电影院。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承认二赖子的聪明，那时候他就知道了“性贿赂”。他听到老女子妈的一些闲话以后，眉头一皱，计上心头。

公园里的田阿姨，虽然已经结了婚，但依然风采不减。有两个原因使我们能够与她成为莫逆之交，一个是她没有弟弟，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情结；另一个就是她没有什么“后门”，也没有什么结交，始终想在公园里换一个工种，但又无从下手，看到我们像一些纨绔子弟，便有了一些奢想。正是利用她的这个奢想，二赖子很轻易地就把她带到了身边。她同我们在战斗巷里穿梭不止，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当然，也吸引了苏铁头的眼球。苏铁头把二赖子叫到一边，问这个姐姐是谁？二赖子看机会终于来了，便急忙讨好地说，是我干姐姐，大哥你什么意思？苏铁头就诡秘地一笑，说你不懂，明天我请你们吃甜食。

说到吃甜食，我们的脑袋就一晕。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那时只有一家甜食店，就在东方红电影院的旁边。能够进甜食店里吃一顿，就类同现在的孩子进麦当劳、肯德基吃一顿。有多少次，当我们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奢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进电影院里一样地进甜食店，那该多么幸福呀！二赖子说，他最爱吃的就是江米条，上面那层白砂糖，让他想起来就流口水。不稀罕家里最寒酸，他就没有进过甜食店，他说元宵最好吃了，我最爱吃元宵。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在甜食店里，元宵是最普通的了，就像一碗稀饭。一碗稀饭算什么，我们天天都在喝稀饭，高粱米稀饭，小米稀饭，玉米稀饭，还有玉米面打成的糊糊。二赖子拍一下不稀罕的肩膀，这一回让你吃个美。

在甜食店，二赖子让不稀罕排队，自己则站在门口候着苏铁头，他怕苏铁头把他们闪了。那边不稀罕已经排了两次队了，这边仍然不见苏铁头的影子，二赖子就有些着急。我们看着别

人吃得满头是汗，一边急得冒汗，一边又不停地舔吸着嘴角上的哈喇子。这时候，苏铁头从电影院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闪了出来。二赖子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呀。苏铁头一笑，那位姐姐呢？二赖子一愣，也要请阿姨呀。

苏铁头立刻铁青了脸：“屁话，到底想吃不想吃？”

“那我去叫她。”话音未落，二赖子撒腿就跑。

那天不仅不稀罕吃得很美，我们大家吃得都很美。席间，苏铁头已经和田阿姨搞得烂熟。我们只管吃，就见苏铁头不停地给田阿姨讲着什么，田阿姨则听得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吃完了饭，苏铁头命令我们道：“你们都回去吧，我送姐姐回家。”然后，他们就消失在巷子里。

二赖子说，他们已经搞上了。

我们都说，搞上了。

老女子

老女子发育得早，与遗传有关。老女子妈就人高马大，说话高喉咙大嗓门，好像是在同人吵架。大概也是缘于此故，她才当上了居委会的领导。忽然有一天，老女子妈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在院子里吆五喝六，晃得人眼睛花花的。有人就问，老女子妈哟，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老女子妈就停止了呵斥，眉开眼笑地讲了起来。根据她的介绍，我们知道，这种衬衣的面料叫“的确良”，是一种新材料。她说，真的，的确良！

那时正是夏季，能够穿上“的确良”的人还为数不多，老女子妈能够成为其中之一，也有她骄傲的资本。见别的婆姨并没有穿“的确良”，她就非常关爱同时也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不买一件“的确良”穿，这么热的天，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晃眼的老女子妈，在我们眼前晃得更厉害了。那时我就想，等我